



力已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。依照当时的政治理想，皇帝与士大夫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下之别，却共同负担着治理天下的责任。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，皇帝和士大夫都必须各尽职守，尽量为人民建立美好的生活秩序。在这个理想之下，王安石因变法而取得的非常相权，尽管是神宗所授予的，但绝不能看作是后者对前者的特殊赏赐。因为神宗授权王安石是履行皇帝本身的公共职务，而不是一项私人的行为。同样地，王安石的相权也不是属于他个人的；他所以取得非常的权力，是由于他代表士大夫接受了变法这一非常的任务。

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则进一步分析了“非常相权”的负面意义。王安石这类人思路开阔、眼界极高，容易偏向固执、不妥协，变得具有侵略性。尤其在自以为行利国利民事却横遭阻力时，他会带着政府一道变得自信而武断，把“非常相权”运作到极致，进而排斥对新法不敢苟同的其他士大夫官僚，让君主政体从“中央控制模式”位移滑向“宫廷的集权模式”。（更讽刺的是，自蔡京以后，降及南宋，先是秦桧，中经韩侂胄、史弥远，直到宋季的贾似道，权相专政竟成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。）



夕暮时分，王安石仿佛纯粹的山野中人，他时常游览江宁附近各地，有时骑马（神宗送的），有时骑驴（自己买的）。有人劝他，年岁大了，出游最好乘用肩舆，他不肯。“古之王公，至不道，未有以人代畜者。”

他也谈诗论文，说佛味禅。

但是，身离庙堂，他依旧“心存魏阙”。试看——

尧、桀是非时入梦，固知余习未全忘。

老来厌世语，深卧塞门窬。……独当邀之子，商略终宇宙。

六年湖海老侵寻，千里归来一寸心。西望国门搔短发，九天宫阙五云深。

无奈被些名利缚，无奈被他情担阁。可惜风流总闲却。梦阑时，酒醒后，思量着，他会发发牢骚，然后继续关怀着朝局。

他还在钟山定林寺的昭文斋认真编写《字说》，一部贯串了法家思想内容的书。他想通过《字说》与《三经新义》的传布，达到用法家的治术服务北宋政权的目的。



王安石有一首诗名为《定林》，李公麟根据诗意，画了《定林萧散图》。张大千自运丘壑，作《李检讨定林萧散图》。原诗有“因脱水边屣，就敷岩上衾”之句，大千画中的安石，也正是这般闲散自在，穿着凉鞋躺在石头上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害了一场重病后，王安石觉得半山园和附近的若干田产全是累赘，就向神宗陈报，把半山园改作僧寺，并由神宗命名为“报宁禅寺”；把在上元县境所购置的荒田熟田一律割归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。当年秋，安石一家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，不再自造宅第。

金陵夏季闷热无端，有时至秋不解。小院窄隘，无地乘凉，便折松枝架栏御暑，并作《秋热》诗记其事。李壁于诗题下注云：公以前宰相奉祠，居处之陋乃至此，今之崇饰第宅者，视此得无愧乎！”